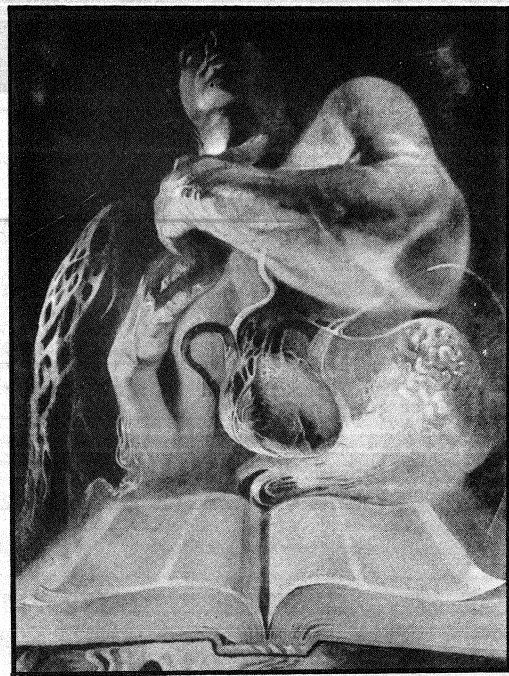


夢幻記



方才搜遍了房間每個角落，仍無法找到我的Nikon單眼相機。

此刻，我百感交集，心裡塞滿了憤怒、絕望和感傷的混合情緒。剛從基茲的葬禮趕回來，却又碰上這件倒楣事，我一下子變得手足無措，便呆坐在書桌前，把一張凝重沮喪的臉埋入手掌裡。基茲如果知道這件事，一定會幫我出點子的，但基茲已經攜著他的處女作一本詩畫集走了，也許此刻他正在另一未知的青空漫步，頭戴光圈，雙肩長出翅膀，笑著跟我招手。但基茲確是死了，他現在寂寞地躺在淡水河畔一座開滿小黃花的山丘上。

一定是黑人幹的。我知道他幾籬筐的前科，早該提防着他，沒想到他手脚動得這麼快，都還不到一天的功夫呢！這傢伙是中部某著名綜合醫院製造出來的廉價外科助手，當然他不是學醫的，他是個教「社會學」的。大約八個月前，我私下搬到這家外科醫院見習，那天黑人很熱心地幫我搬東西。他的身材就像所有練過舉重的，不高、肌肉畸形肥大。搬完後，他拍拍自己寬厚結實的胸膛：「以後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我。」

後來我倒沒啥問題，他却主動陸陸續續地給我上「社會學」，告訴我有關黑道內幕、管區警員很肥、泰國浴、馬殺雞和職業賭場郎中如何使詐等等。

「有一次在三溫暖澡堂裡，一個擁有大傢伙的老湖仔靠過來，手按著我的大腿：『嘿！小老弟，你的身材很棒，是不是讀體專的？』，呸！你看我像個玻璃仔嗎？」他笑著欣賞我訝異呆楞的表情後，又當場拿副撲克表演洗牌偷牌，手脚俐落，當時我可真耳目為之一新。

「哼！社會那裏有那麼好混的，那天有空帶你去見識見識。」

當我開始敢大胆地和白衣天使們開玩笑的

一鼓起勇氣吧，孩子！不過是一場試驗罷了。——

史特林堡「A Dream Play」。

■ 醫20呂政忠

時候，黑人就真的帶我到一家歌廳見識。免費的，收票員是他的牌友（口嚼檳榔身穿窄統黑褲足登黑布鞋，交臂站在收票口）；當晚是外國秀，舞台上一對幾乎沒穿什麼衣服的外國男女，配合Funky Town的節奏做出一些猥褻的動作，看了真叫人耳熱心慄。

關於黑人的惡習是得自白衣天使聒噪的閒聊。這傢伙呆過幾家綜合醫院，平時就喜歡對她們動手動腳的，曾用器械撫弄過換藥女病人的乳房，在中部綜合醫院間惡名昭彰，專偷藥庫，是智慧犯罪，查不出證據，醫院都拿他沒辦法；這家醫院是在飢不擇食的情況下才僱用他。他和人合夥開一家馬殺雞理髮廳，收入頗豐，開一輛中古跑天下。有一次在開刀房站了三小時後，他累倒在更衣室的沙發上：「啐！腰酸背疼的，真該好好地「馬」——「馬」。」抖著二郎腿：「嘿！有空到我店裡坐捧捧場，我那邊的姑娘漂亮、功夫又好，包你滿意，你來一定特別優待。」那時我剛和怡君在稻草人鬧彘扭不久，心情惡劣至極，也就隨便和他打哈哈。

回想至此，幾乎有九成把握相機是這個「誨淫誨盜」的傢伙幹走的，我一定要把他繩之以法。我抹了抹臉上的晦氣，從抽屜裡找出相機的保證書，並在一張活頁紙上寫下黑人的種

種不良「前科」和疑點，想提供警方作參考。對了！他有我房間的鑰匙，搬到醫院第二天他便以院長要他在我房裡更換工作服和休息為由，要求複製我房門鑰匙，我想這是最重要的線索了。寫到快完的時候，有人敲門，我趕緊把保證書和活頁紙藏起來。

「快！快！患者要做心電圖了。」檢驗師小李探頭進來，說完掉頭就走。我曾叫他做心電圖時叫我一聲，我想了解實際操作情形。

「我相機被偷了。」

「真的？」小李楞住了。

「我想很有可能是黑人幹的。」

「不要這麼武斷。」小李走回頭：「也許是外賊？」

「不大可能吧！外賊來偷為什麼不挑櫃台、院長室呢？」

「會不會是黑人要跟你借，湊巧你不在，先拿去拍？」

經小李這麼一說，我倒真的希望黑人是先借去用的，不過現在總得先找到他的人才行呀！

二

最後在他的馬殺雞理髮廳找到他。他叨著煙在櫃台後面和會計小姐打情罵俏，我招呼他到外面。

「你有沒有跟我借相機？」我等待著奇蹟出現。

「沒有啊！怎麼啦？」他抖掉煙灰又把那根煙塞進嘴巴。

「我的相機掉了。」我絕望地說。

「真的！」聲音稍微提高。

「我希望如果有朋友借用的話，能夠還給我，大家都是朋友嘛，什麼事都好商量。」我儘量委婉但還是略加壓力：「況且偷竊是非告訴乃論，我如果報了案，到時候查出人來，我想替朋友脫罪也沒辦法。」

「你最好去報案。」他漲紅著臉：「我最近亂倒楣的，昨晚才輸掉二萬多，上午兒子又發高燒，店裡姑娘又被挖走二個，再下來又是你丟掉相機。我有你房門鑰匙沒錯，我的嫌疑也最大，但上星期搬家時就搞丟了。何況我店裡一個月收入一、二十萬，犯不著幹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你最好報案叫警察來把事情搞清楚。」

最後他提議到他新買的房子去搜。我暗忖：他都敢讓我去搜了，那還用去。但我終究還是到中庄仔他新買的廉價別墅。翻遍了抽屜、衣櫥、床頭櫃，我祇看到西裝、皮衣、襪衣、圖章、銀行儲金簿、身份證、保險套和一架斑駁的Pentax相機。他在一旁悻悻地說：

「我自己都有相機了，幹嘛還偷你的！」

對於這類狡詐的慣竊，我無計可施。回到醫院後我獨自到派出所報案。過了許久，肥胖的管區警員和一個看起來很幹練而疲倦的刑警來了，我滿懷希望地把保證書和活頁紙交給他們，並分析內賊可能性較大的理由給他們聽，他們聽完我的陳述後堵了我一句：「你不怕被控誣告？」他們又散亂地問了一些問題，語氣中顯得沒什麼希望。

警察走後，我一個人楞在書桌前。相機勢必要找回來才行。前幾天母親來信說：上月底又把東門陸橋那家專映國片的戲院頂讓給別人，勸我要努力讀書，好重振家門。唉！這幾年

來，父母親似乎一下子蒼老起來，也許他們的時代就要逝去了。任我怎麼想像也無法把現在和從前連貫起來。擁有如蜘蛛網佈滿全縣路線的客運公司、二家戲院、農機廠、城南二千坪的大宅院，如今一切都煙消霧散了，僅存城南的祖厝。我回想著，彷彿又看見了彰化街頭如雨後春筍般豎立的紅綠燈號誌，我頂著三分光頭孤獨地凝望著窗外漆黑蟲鳴的庭園，父母和地方上的紳士淑女們正在客廳裡舉行探戈舞會。而這些日子終歸是過去了。

也許我該去找亞力，他有一票對他很佩服的高中小混混。那一票小混混是專抽學校附近彈子房、電動玩具店的稅。有一次警察到亞力住的公寓套房逐間搜查那群小混混，結果小混混們敲開亞力的房門逕自躲到他房裡，亞力還在考慮遲疑瞬間，一票人衝進浴室躲起來；警察敲開亞力的房門，看到一屋子原文書看傻了，也沒搜就走了。小混混事後「亞大哥」「亞大哥」地叫著亞力，說以後有什麼事儘管找他們好了。亞力就這樣莫名其妙地當了他們的「亞大哥」。後來小混混又在彈子房碰到亞力，找他玩撞球、桌球，都被亞力殺得寸草不留，從此他們對亞力更是佩服得一塌糊塗。

可是用暴力總不是辦法呀。如果基茲還在的話，他一定會幫我出點子的。今天早上他父親執著一截青竹絲輕輕鞭打基茲的棺木，老淚縱橫，我看得也止不住地掉淚。我回想那張基茲自己調侃為「貌甚寢」的臉——過於肥厚的嘴唇、扁短的鼻樑和透露早熟、不遜、機伶的眼睛，這雙眼睛四年多前曾在台上掃描過全班同學。我又變回了一個短髮、黑黝、精神抖擻的年輕人，那時我剛下成功嶺，開學第一天，教國文兼任我們導師的何公禿頭拄杖要大家按照學號上台自我介紹，於是同學們一個個像剛啄破蛋殼的小雞仔，上台用著生澀怯懦的語調介紹自己的名字、出身學校。突然一個長髮、醜陋、老成的傢伙站在講桌後面，兩手扶住桌沿用著輕佻不屑的口吻說：「我不用自我介紹了，也許我們就祇照這一次面。」以後不知什

麼緣故，他還是留下來，和我住同一寢室。

那時我仍不肯屈就於這所小小私立醫學院，成天抱著侯西泉、戴揚到處找空教室K。每當我回到宿舍稍息片刻，總看見來自馬來西亞的亞力，上身赤裸下體圍著「沙龍」坐在書桌前，基茲則成天曉課癱在上舖耽於艾略特、梵樂希、郎費羅、痲弦、楊牧等人的詩集。上學期結束後，我整個人潰渙下來了，補了普化和中國通史二科，顯然我必須在台大醫科和決定分發實習醫院的學校成績間作一抉擇。那陣子適逢石油危機，父親在象牙海岸投資，由小舅父經營的食品廠，股份被小舅父用偷天換日的手法全部吃掉，祖父那時候天天戴著黑呢帽東奔西走力圖挽回不成，而撒手西歸；父親從此消靡不振，我想父親或許已到了該去長青會奕棋、飲茶、偶而給年輕小伙子一些啓示的年齡了。我是獨子，所以我決定不重考了。

我終於開始注意到亞力漂亮的鱷魚皮鞋和基茲桌上列滿的文學書籍，並漸漸和他們熟絡起來。我知道自己並不受他們歡迎，我忙著重考、冷漠、孤僻、甚少和他們寒暄，又常常半夜二、三點疲憊地從教室回來，用湯匙撬開奶粉罐，然後喀啦啦地攪勻玻璃杯中的睡前牛奶，惹得他們不悅的臉色。他們對於我的急遽轉變顯得相當高興。亞力亢奮地用急促怪腔的閩南話侃侃談馬來西亞、牧場、金飾、印度神油、自用直昇機和朋馳車；癱在上舖的基茲則主動下床和我接近，誑談文學、哲學、電影和那段暗澹的重考日子。天知道四年六個月後，我趕到學校附近急診處時，基茲却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脖子上由實習醫師們商量切開的氣管，插著一條接到氧氣筒的塑膠管。

我想得有點哽咽了，睡又睡不著。最後在凌晨一點，逃到街角一家逾時營業的電動玩具店，在煙霧瀰漫，周圍掛滿黑布窗幃的房子裡打小精靈、長生鳥、地球保衛戰。基茲生前也熱衷於電動玩具，時常到校門口電動玩具店捐獻「坦克大隊」基金。回想自喻為「隆美爾將

軍」的基茲生前指揮那輛黃色小坦克的自若神色，總教我唏噓不已。猶記得一個月前，基茲還說要帶我到電影圖書館研究。他談起電影史如數家珍，他會不厭其煩地為我詳解愛森斯坦在「電影感」裡所揭櫫的蒙太奇的意義，說明布紐爾如何玩弄潛意識於股掌之上。整個晚上我就在這個鬱悶的空間裡和嚼檳榔的男子、塗蔻丹的女子一同打掉無從排遣的苦悶、憤懣和悲傷。

三

下午。黝黑的特三教室。放射線治療學。

矮胖啤酒肚子的林教授左手持無線電麥克風右手用教鞭指著銀幕不住地說：「next slide……next……next」許是剛睡醒的關係，今天我坐在階梯教室最後一排，頭腦異常清晰、思路特別敏銳俯瞰整座教室；同學們攜帶手電筒、望遠鏡、手提錄音機一副在非洲黑森林探險模樣，林教授則攜來一群惡性腫瘤病人做秀。一幕幕怵目驚心的醜惡鏡頭急速地變換着。

「這張是最典型的台灣腫瘤，大概祇有中國人和非洲人才會把腫瘤養這麼大吧。」

瘤、癌，這真是個癌病紛擾的世紀。長庚的大夫用針筒在母親甲狀腺腫大地方抽出幾西西的澄黃液體：

「是水瘤，開刀才會好。」

母親是個賢慧的女子，近幾年來她默默承受父親巨變的性格和更年期後症候群，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父親是少見的正派紳士，他堅持原則決不做敗德的事（戲院決不插映黃色影片）；於是那些插片和不惜重金禮聘歌舞團作「土秀」的戲院，擠滿了購買學生票的小毛頭和無所事事的老年人。結果賣了兩家戲院。父親變得時常酗酒，去年暑假他醉倒在客廳沙發上，母親偎在父親身邊拍著他的背，父親突然翻過身來，半睜開醉眼用日語說：「千惠子！我好悲傷喲！」

客廳電視上擺滿了一大堆租來的Beta II錄影帶，父親把剩餘的時間全耗在酗酒、小林旭、美空雲雀和捧角上，他一向不許孩子看捧角的，但會半夜把我們搖醒，全家圍在電視前觀賞從威廉波特衛星轉播回來的少棒賽。在聽到此起彼落勝利的鞭炮聲時，他會懊悔地說：「唉呀！忘了買鞭炮了！」

下課後，同學們魚貫走出特三教室。

校園呈顯一派黃昏靜闊慵閒的氣氛，中正公園上空有幾隻危危欲墜的紙鳶。我一個人坐在鳳凰木下的石椅。操場上黑黝壯碩的園丁正推動巨大的理髮機一尺一尺地幫大地理掉煩惱絲，一陣陣草香緩緩飄送過來，我深深地吸進一口；就是這種芬芳而有些憂鬱的氣息，怡君是綠野香波的愛用者，她時常快樂地輕哼著綠野香波的廣告旋律，我則仔細聆聽回憶那些美麗、純潔、松鼠蹦躍的畫面，有時竟而幻想她是那座童話森林裡，梳著金黃長髮高貴的公主，愈加遙不可及地愛慕著她。

「高克！」亞力從背後叫我。

「好久不見了，最近還……」我雙手做出砌牌動作。

亞力點頭：「小楊中獎了！中午他哭喪著臉來找我，那時我一手爛牌，就胡亂打一通，草草結束。」

小楊中獎那是意料中的事，像他成天窩在小房間裡和小玲聽什麼情調音樂的，早晚會聽出問題來。

「找你借錢」我想起每輛公車上貼滿了索價像偷渡集團的鼓勵墮胎的廣告——愛不用煩惱。

「我那有錢，最近手氣亂差的，撇了五、六萬。不過我答應小楊幫他籌錢。你可提供多少？」

「我身上剛好沒帶，上次我們到海濱拍夕照的Nikon相機昨天被偷了。不過月初剛領薪

水，要多少你說？」

「五百就好了，其餘的找「金吉它」他們借。」亞力壓低了嗓子安慰我：「是Nikon FM那一架？」

「嗯！我想一定是醫院裡的助手幹的。」

「操！那一個？我去找他。」亞力義憤填膺眼睛噴出火花。

「唉！算了吧。」

我不敢告訴亞力，主要是他太衝動了。去年夏天吉它社在操場草坪上開熱門音樂會，因時間太晚，怕妨害附近鄰居安寧，主辦人上台宣佈取消金吉它合唱團的演唱，亞力一時大怒，騎了他那輛巨臀的紅色速克達，後載二名理平頭的小混混手持扁鑽沿街唬唬追殺。有時晚上我們在清風亭喝酒、划拳，亞力醉後總會學著馬龍白蘭度沙啞的嗓音：「My son, what's trouble?」，看起來一副速成的教父模樣。平常他頭髮中分、胸口敞開、身著全套配備齊全的迪奧裝、足登鱷魚皮鞋，在迪斯科舞場對著四周的黑鏡子晃盪著胸前沉甸甸的金塊，一眼看上去十足的華僑纨绔子弟。時常和市議員的子弟們一起玩牌、上酒廊。亞力父親是供得起他這樣揮霍的，他父親在馬來西亞經營的綜合牧場大到須用直昇機巡迴看守畜牲，錢多講究派頭，不甘心自己的兒子祇有一張高商文憑，於是把亞力送到台灣。

亞力一直追問，我告訴他這只是猜測罷了，並謝謝他的關心。我拍了拍亞力厚實的肩膀：「不要再打牌了，期中考快到了，晚上到圖書館找我，咱們好好聊聊。」

四

白色登月小艇裡坐滿了人。每當考期一近，圖書館就塞得滿滿的，我最後在洗手間門口附近找到兩個空位，一個留給亞力。平時我們都是三個人包下一張桌子的。我懺懺地翻開內科學聖經「哈里遜」先天性心臟病一章，看心臟權威們在書上雄辯有力的講話；對於心電圖

、心音這些抽象難懂的東西，我感到相當頭痛。基茲則熟背「哈里遜」心臟血管部分，聽懂心雜音，能在短短幾秒鐘內判讀心電圖。這些該歸功於他家世代為醫，他祖父是退休教授，父親是內科學教授，大哥則在台北某大學醫院當內科主任。本來醫生這行業是相當注重臨床和經驗，這些東西如能師徒相授是最好不過的，如果不得其竅門，恐怕摸索上十年八載也難窺其廟堂之奧秘。

基茲家人嚴格訓練他，期望他成為心臟內科權威。基茲却酷愛文學，冀望成為一個詩人，他熟背詩集，閱讀大量的文學書籍，能滔滔不絕地談上半天的現代詩。一個名詩人曾在救國團主辦的文藝營輕拍他的肩膀：「你的詩有早期楊牧的味道。」基茲是以醫科新鮮人身分奪得新詩創作第一名的榮譽。他翻完了整套志文的新潮文庫，曾說：「對於一個沒有讀過半本新潮文庫的知識份子，我簡直不屑與之交談。」基茲才氣橫溢，為應家人要求，他不得不挪出一點時間來讀本家教科書，但也是輕易地成為本班內科學權威；班上的書蠹們只有嗟嘆自卑的份兒，我除了衷心折服崇拜之餘，更加努力學習。

往昔考前一個禮拜，我、基茲和亞力三人成天窩在圖書館，每當一個兩小時的讀書單位終了時，基茲總是第一個站起來說：「走吧！咱們提神提神去！」於是下一刻鐘我們就坐在電動玩具的彩色銀幕前，眼觀銀幕手搖操縱桿。我散亂地回憶基茲生前種種，亞力却不知何時默立我面前，高大交臂在胸前憂悵地望着我失神的樣子。我霍地站起來。

和往日一樣我們並坐在圖書館前的磨石子階梯上。對面網球場夜間燈光所輻射的橙黃淒迷光彩擴散了整座夜空，校園裡幾株瘦高的大王椰子像黑色剪影般兀自靜立，池畔的柳絲則無力地低垂著。無數個考前苦讀稍事休息的晚

上，如此的景象提供了我們一個極適宜抽煙、憧憬理想、懺悔、猥談和回憶非常恰切的氛圍。我和亞力各自燃上了一支紙煙。亞力低著頭：

「最近撇了五、六萬。」

「老早就勸你不要再賭了。」聲音略帶責備。

亞力噤着。猛力地抽了一口。

「你該為自己負責呀。」

「我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料子。」亞力憤念地說：「我老爸為了滿足他的虛榮心把我送到台灣。剛開始我倒也矢志做一個救世濟人的醫生，天天發憤苦讀到一、二點。誰知道每次一接到成績單，總要當八、九個學分。」

記不得有多少個寒暑假，我和基茲陪着亞力天南地北地找悲憫的教授求情說項。有一次我們登門拜訪微生物學教授，門一打開，仁慈的教授便使個眼色叫坐在「小甜甜」卡通前國中大小的兒女回到各自的房裡，然後才一面推拖我們攜去的「約翰走路」，一面堆着笑臉：「來了就好，何必這麼客氣呢！」。之後他激動而不失嚴肅地對我們演講有關「免疫學」在癌病治療方面的應用；這種談話稍稍涉及本行，眼睛馬上一亮的表情好像基茲充滿自信和智慧的父親。但事情並不那麼順利，偶而也會碰上一些死硬派、拒受賄賂的教授，他們會聲色俱厲地咆哮着：「不要拿這些來侮辱我。」而問題也就出在這裡。

「但艱苦的日子就快過去了。」其實還早得很呢。

「可是我也快被逼瘋了，欠學校的學分不知何時才能修完？」亞力右手托着一張悲苦的臉。

我曾請教過基茲博學的父親：「將來走那一科最吃香？」他深陷在診療椅手持煙斗，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精神科了。」當時有一片枯黃的葉子從大學醫院天井的窗子緩緩飄下

，我恭立一旁咧著嘴傻笑。

「不要想太多了。」我過度樂觀地安慰悲愁的亞力：「船到橋頭自然直。」

很難相信當年雄姿英發擅於惡作劇的亞力會變成今天這麼落寞、憔悴的樣子。亞力廿三歲生日時，我們在宿舍裡慶祝，那晚他興緻極高，連喝幾瓶烏梅酒（還不知道台灣烏梅後勁甚強），暢談他的性經驗。過後不久一天下午，亞力讀書讀累了，竟拿了兩個保險套到浴室裡灌水，而意外發現灌了水的保險套宛若一對發育良好、沒有暇疵的乳房。他搖晃那對豐潤的乳房：「哈！一人一個，給你們掛在床頭。」「聊以自慰嘛！」基茲反應很快。當年教導我喝酒、划拳、傳授我性教育的亞力，現在在我身旁表情凝重得像是正在開會的治喪委員們。亞力一逕無力地噤着，在他昂貴的鱷魚皮鞋底捺熄了煙。

這時渲染滿天的黃橙橙光澤驟地黯了下來，一顆顆晶瑩閃爍的藍寶石霎時掛滿了黑夜的臉龐，在圖書館燈火反映下一株株青蒼而突兀的大王椰子浮彫般凸出在黑夜提供的背景。

池畔的柳絲彷彿更加病懨而無力地低垂着。

五

我嗒然回到座位收拾東西，赫地發覺怡君坐在我對面頭埋猛劃講義，桌上攤開一冊印刷精緻的解剖圖譜。

「怡君！」我輕喚着。

漂亮整齊的瀏海緩緩地仰了起來，我笑着和她打招呼，她一瞧見是我，漫不經心地嗯了一聲，美麗的瀏海乍地又俯沈下去。

「解剖準備好了嗎？」

「好多解剖名詞都還沒搞懂確實位置呢。」她的眼光從圖譜上剖開的心移上來，望住我找不到適當地方安置而交握的雙手。

「那……組織學呢？」我心有點慌囁囁地問。

「還不是一樣。」她眨了眨長睫毛眼眸透出不堪擾攘的神色：「不要再問了好嗎？我快唸不完了。」

我們的鄰座投過來惡劣的幸災樂禍的目光，我慌亂地走出圖書館。

回到醫院經過掛號處，我問了露出櫃台的爆炸頭：

「今晚有沒有刀？」她的目光一直盯住候診室的電視，留著鬍鬚的男歌星正在觀眾面前晃來晃去兜售他的急智歌曲。

「什麼？」

「有沒有刀？」

她搖了搖一頭的米粉絲，目光又盯回去了。

回到寢室，我躺著仰望天花板壁紙一再重覆的淺藍色波狀紋路，傾聽 Seals and Crofts 在唱槽裡輕柔而略帶疲倦的二重唱。

我閉上眼睛，往事一幕幕擁現我眼前。去年迎新晚會，怡君唱著恍若召喚我靈魂的——If，那時我和基茲坐在第一排觀眾席，熱烈鼓掌猛喊安可；亞力則台上台下跑搶拍鏡頭。那晚她和金吉它們合作得非常成功，禮堂裡充滿了激烈的口哨、掌聲和亢奮的安可！安可！安可！末了怡君應觀眾要求加唱——Gime！Gime！Gime！，在激烈的快節奏轟惑下，她不禁妖嬈地舞動起來，舞台上配合她斯可舞的閃光燈驕傲地快速地閃爍，宛如鋒利的切片機，把她瞬變的飛散的頭髮、綻放的笑靨、飄揚的歌聲切成一片片薄薄的凝住了的時空。那時我在觀眾席上出神忘我，待基茲把我從恍惚狀態中喚回來，我們三人才趕往後台。後台早已擠滿了一群熱情好奇的觀眾，金吉它們把她圍拱在中央，我隔着人群注視怡君一臉盛綻的花朵，極輕微地察覺到她和我之間的睽隔感。基茲和亞力艱難地打通了一條小路，怡君頎長亭立，鼻尖上有著一顆顆漂亮而緻密的汗珠，她

嬌喘着說：「我好緊張喔！」忙不迭地用小白絹帕拭去汗珠。

唱機的聲音戛然而止，我爬下床來幫唱片翻身，又躺了上去。

繼續回想我們也曾共有過的快樂時光。在那些美好的日子裡，我無可救藥地追求她；要不是因着嗓子破、沒耐性我放棄了彈好吉它的念頭，我必定會在我那狹小的房間裡，向着使我神魂顛倒的人兒傾訴心音。他是個頂貌美的女孩呀，祇要和她在一起，我心裡就充溢了快樂滿足之感，雖然偶而我也會激起短暫的蓬勃的野心，但我都極力摒抑這些慾念的。那時我和她時常到中興堂聽民歌、音樂會和林懷民的肢體語言，消磨我倆共度無言而幸福的光陰。

有時我們也到西餐廳坐坐，我記憶最深刻是在稻草人那次。屋子裡坐滿了一群長髮、抽煙的年輕人，正忙着啜咖啡、喫牛排、發笑和憂愁；來自南台灣的鄉土老藝人在台上用老邁不堪的喉嚨低吟「思啊想起……」。她和我在座位上起了爭執，咖啡已經端上來了，她却嚷吵着要回家，我問她為什麼，她嘔氣地說：「沒為什麼，我想回家就是了。」我思忖：也許僅是由於生理緣故所造成的情緒鬱煩罷了！於是我對着嘟着小嘴巴面色越加紅潤的她笑哄着說：「好吧！不過可得先把咖啡喝完再走喔。」，她還是堅持非馬上走不行，這簡直有點無理取鬧，不過我還是犬儒般取悅着她，一反平日着了魔似地扮鬼臉作鬥雞眼逗她笑，低聲做哀求狀：「拜托！拜托！坐一會就走，難得聽得到陳達老藝人當場獻唱。」她氣憤地站了起來：「你自己去欣賞吧！」掉頭就走，就這樣無端而輕易地把我打發了，留下臉漲成豬肝色的我和餘音繞樑的「思啊想起……」。

咚咚……一陣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從稻草人拯救出來。我打開門，黑人站在門口，臉色難看得足可殺死一屋子人，他硬拉着我到X光室，怒目插腰：

「你憑什麼一口咬定我偷你相機，整個醫院的人都說我偷你相機。」

「有沒有偷你自己心裡最明白！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本來就一肚子火很不客氣地說。

聽完這句話他暴跳如雷，臉色由赭紅變成蒼白，兩手互搓作磨拳擦掌狀，好像要打架的樣子。咒罵我造謠、不辨是非，數落我祖宗三代，揚言要使點顏色給我看，說話的凶狠口氣好像身上帶了傢伙似的。我有點讓步或怯懦地告訴他：

「我不是閒著沒事專門造謠生非，何況那只是她們的猜測，女孩子總是七嘴八舌的。」

檢驗師小李聞聲而來，幫我解圍。小李曾混過一陣，後來痛改前非考上檢驗師執照。當年和他混的兄弟，有死的、有銀鑰入獄的，也有一個已經當了頭頭，擁有刀槍、賭場和交通公司，黑人有點怕他。黑人一看見小李來，他倏地變成委曲欲淚的倒楣鬼，他開始抱怨一連串降臨他身上的倒楣事——老婆跑回娘家（一定是被他打跑的）、兒子一直發着高燒、車子和人相撞、有了一把不知掉了幾百年的我房門的鑰匙。

「不信我可以發誓，大家一起斬雞詛咒。」

看了他滿臉委曲可憐的模樣，我漸漸地有點相信他，我安慰他說：

「我相信你是冤枉的。倒楣的是你有我房門鑰匙，難免會引起懷疑，不過我相信不是你偷的就是了。下週我就要期中考了，沒空再煩這件事，我想也就算了。」

「不行！不行！這樣你會更加對不起我，就算會傾家蕩產，我也要自己花錢請人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你是當事人不可不聞不問，以後得提供資料。」黑人立刻捶胸跺腳地說。

我點頭答應趕忙逃回房裡。現在我真搞不清楚誰是受害者？

六

咚咚……有人敲門，清晨五點我正在做小兒科最後一次衝刺，清潔工老王氣急敗壞地說：

「不知那一個夭壽仔用油漆潑你的車子？」

我衝到騎樓下，天色還有點蒼茫，我那輛摩托車仆倒在地上，好像一具躺在血泊中的屍體。我告訴自己要沈下氣來，做了一個深呼吸，然後像法醫般冷靜檢視，小心翼翼地扶正機車。初步觀察結果，沒有外傷，祇是淌了一身血。基茲那輛機車也是這個樣子躺在五權路一家兼營應召站的飯店門口，附近滿地都是血跡和機油，一個粗心的計程車司機幹了這件令人悲痛的事。

我慢慢踱回房間，心裡不禁咒罵起來。操！又會是誰幹的，專放暗箭的王八、卑鄙無恥、該殺千刀剝萬刀。會不會又是黑人幹的？但是一點證據也沒有。我頹然坐回小兒科前，儘量抑壓住即將迸發的情緒，理智地鼓勵自己繼續衝刺，現在可不能讓這些思緒干擾我。

讀到八點我才胡亂地沖洗一番。騎樓下空氣中飄蕩着一股新鮮的汽油味，我那輛淋滿紅油漆的機車挺立在晨曦中。我攔了輛計程車，到校門口下車，却瞥見不知何時剪了龐克頭的怡君和一高大英俊的傢伙從愛快羅密歐鑽出來。她似乎發現了我，迅速把視線移開。那個凱子我認識，小我一屆，天天腋下挾着一顆籃球，不務正業。現在我內心不禁湧起一股難過之情。就在難過和緊張的情緒轉換中進入考場。

考完試後我在池畔等亞力和金吉它們。不知何時青梅子已經掛滿了枝頭，羊蹄甲和杜鵑們在陽光下爭奇鬥妍，春天已經來臨了。認識怡君也是在櫻花飄香的季節，一個月後我在羊蹄甲樹下溫柔地吻她，花瓣輕輕飄落在我倆身上，宛然已經預知我們早謝的愛情。基茲曾暗

示我，她不過是個虛榮的女子，然而我却無法抗拒她無懈可擊的容貌。一切似乎是命定的；我覺得很累，恍惚間我好像從國光號棕色玻璃窗瞥見怡君裸着漂亮的肩，蹲踞在黃昏的高速公路路肩上，嚶嚶哭泣……

待眼睛睜開時，亞力、小楊和金吉它們圍觀命案似的環立在我身邊。我快速地站了起來，金吉它團長王傑眯着笑眼衝着我說：

「作秀啊！」

「是啦。」我笑着說。可不是嘛！圖書館前已經圍集了一堆堆討論、發噓、惡戲的人群。

「亞力，考得還好吧？」我關切地問。

「凶多吉少了。」幾天不見亞力渾圓的臉消瘦下去。

瘦小的鼓手建人舉起雙手示意大家安靜下來，鄭重宣佈：「下週一上午九點在特三分發實習醫院。」

「我想我大概可以到台大。」吉它手顏仔很有自信地說，面轉向我：「你呢？」

「長庚。」

「嘿！我想到馬偕學婦產科，為中山北路的姑娘們服務。」建人摸摸長不出鬍子的下巴猥瑣地說。「小楊，你呢？」

小楊一下子怔住了。王傑眯起笑眼替小楊回答。

「馬偕小兒科。」後三個字特別加了重音。

一夥兒笑成一堆，小楊的娃娃臉露出未婚爸爸的羞澀。最後小楊硬着頭皮帶着小玲回南部向家人說明原委，小楊父親在高雄拆船致富，很豪爽地答應小倆口子暑假結婚。

一夥兒因剛考完無所事事，七嘴八舌地談論未來，彷彿已經回到了聲色犬馬的台北。我注意到亞力孤立一旁，眉頭深鎖猛吸紙煙。他鐵會被留在台中重修一屁股學債，對他來說每次考試不啻是一次挫敗。我始終想不通亞力為

什麼普通大學不好讀，偏偏挑醫科來讀呢？我父親曾以醉醒後的敏銳分析力告訴我：

「以前醫生這行業是窮人家想翻身和醫生世家子弟們食髓知味所想從事的職業。企業名人們覬覦這塊肥肉已久，如今企業名人們插手這不受經濟不景氣影響的行業，也就是你們當醫生的窮途末路。說一句洩氣話，你們不過是企業名人們的搖錢樹罷了。你得好好選一科有前途的，像小兒科、耳鼻喉科、眼科或婦產科也好，不過可別挑什麼『精神科』喔！」

當初父親的本意是想發揚「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企業家精神，把他的獨子奉獻於「濟世救人」的工作；一旦家道中落，我意外地變成中興家門的工具，而暫時把在故鄉郊區蓋救濟醫院的夢想按下。我苦思良久還是無法了解這個遽變複雜的社會結構，但一想到小舅父現在舒服地在非洲西海岸和當地的權勢者口咬雪茄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祇有厭惡地對人事的變遷和來龍去脈唾一口水。基茲勸過我，學學我們的同行史懷哲——對於生命的認識是悲觀的，至於生活的意志和態度則是樂觀的。關於這句話我有點相信却又抱著疑懼的態度。如今他帶了滿腦子深奧的思想入土為安；我却仍活着、回憶、思索和感覺。

亞力已經默默離去。金吉它們的話題還是繞着女人、中山北路和西門町轉，最後以深沈的話題結束——服役後出國深造和申請醫院。

回到醫院。到檢驗室找小李，他正忙着尿液離心。

「知道我摩托車的事嗎？」

他點頭。

「黑人在嗎？我想去找他。」

「他兒子前幾天肺炎死了。」

我和小李保持緘默許久。死亡還能甦醒我的知覺嗎？最近老夢見自己騎着一根竹棒凌空飛行，我總是無法平衡好，幾番折騰，到後來

還是一頭栽下來。我肩負中興家門重任，站在醫學巨人的大腳趾旁景仰前人而後低迴不已。誠如父親所說：「白手起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是一個人吃人的時代！」這真是個膺品充斥的時代。家世、血統證明書（那個學校出身）、家學淵源，這些都是晉身台灣醫林最起碼的條件。醫界學閥們腦子塞滿了高深學問，坐在大學醫院的診療椅上診病、研究和排斥異己。直到今天我仍無法忘懷基茲的死，拖到晚上九點，他才嚥下最後一口氣，死亡是由我們的學長（主治大夫）宣佈的。整個晚上我一滴眼淚也沒掉，忙著打電話通知基茲家人和全班同學，我們這些準醫師們散佈急診處各個角落或圍在基茲身旁無助地飲泣；台北大學醫院方面開下一輛救護車，隨車坐着基茲的教授父親和外科主任。基茲回到台北後，殯儀館的人拿塊牌子要我填上基茲名字，我終於抑壓不住地嚎啕大哭。

哇哇……，外面傳來一陣陣小男孩的哭聲。我走出檢驗室，候診室及擠滿了病容憂感的患者。我想也該帶我那輛飽受折磨的座騎去找醫生看，治療一下紅皮病。我踩了半天的起動器始終無法發動引擎，於是我牽着紅機車到修車店，像牽着一匹馬上街，引來一路人好奇、不可思議的眼光。

車店老板仔細檢查我這輛受盡煎熬的車子後，直指加油孔說：「你的機車吃鹽巴了！」我定睛一看，果然加油孔周圍油污上沾了一粒粒鹽巴。

「要拆引擎了！」車店老板聲音透露出掩不住的高興。

第一個閃過我腦海的念頭是——我要搬出醫院了。

七

哈教授的醫學倫理課。教室後面的座位空蕩蕩的，我獨自坐在後面一隅沈思。昨天實習醫院已經分發完畢，大家都如願以償，我還是

到長庚。

基茲的成績也是可以到台大，他父親早爲他的未來定下行程：當兵、到美國深造、回國到大學醫院擔任臨床和研究工作。美匪建交後某天，他回台北拿蕃茄拽克里斯朵夫的座車，那天他哥哥就任內科主任，他父親甫參加完杏林杯高爾夫球賽贏了冠軍。美匪建交前，他大哥在台北某教學醫院當主治大夫，建交後，主任帶着牙刷移民美國，當時有資格昇主任的人一時風雲際會；祇稍稍運用基茲家的影響力，他大哥就理所當然地當上主任。基茲如果還在的話，我想十年後他也會活躍於台北醫界的。

後面的空座位漸漸填滿了。哈教授的習慣是下課前十分鐘才開始點名。亞力趕來點名坐到我身邊：

「我昨晚贏了二萬！」

「要請客啊！」

「好啦！不過有……」亞力面露詭秘的微笑從褲帶裡抓出一張小紙條：「有個傢伙輸我七千，拿了一架Nikon F M抵債，這會不會是你掉的那一架？機身號碼是……」

紙條上潦草地寫着：3235736。

「有！」我舉手喊，點到我了。「這些數字好面熟喔，好像就是這個號碼，我保證書還在，呆會兒回去對對看。」我興奮異常：「那傢伙是不是壯壯的？」

亞力點頭。

「戴金邊的？」

亞力又點頭。

「是不是臉上長滿青春痘？抽煙的？」

亞力猛點頭。

「我操！沒錯是那傢伙。」終於被我逮着了，我想起一句古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等亞力一點完名，我們就從後門開溜。

我從抽屜裡拿出保證書，亞力頭湊過來，上面黑字印刷：3235486。

我跌坐在椅子上黯然神傷，亞力也無可奈何地坐在床沿。噤着。

期末考前一週。我抱着一堆累積成原子筆高的講義給亞力，我進去時，賭徒們正忙着劈哩叭啦地洗牌，亞力說的那傢伙我看到了，白皙、一七五公分左右。我拍了拍亞力的肩膀：「期末考快到了。」他點了點頭，又忙着砌桌上的磚塊。

暑假一開始，我又陪着亞力天南地北地找教授們求情說項。五下的教授全換過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硬不肯收禮。亞力自怨自艾事先沒做好調查工作。

七月中旬成績單全部收到了，亞力全當，學校要他走路，他祇得回馬來西亞幫他父親看守畜牲。對這件事我多少該負點責任，我沒負起「授業」的輔導工作，以前這工作是基茲負責的，我自己則是泥菩薩過河。我想這樣也好，否則出來行醫恐怕又要草菅人命了。他稍懂一些醫理也許可幫他家的畜牲看病。

我還是時常緬懷教我喝酒、划拳的亞力、才華橫溢的基茲、童話森林裡的長髮公主和我即將過去的學生時代。七月廿日就要到長庚見習了，我那潛沈已久的躍躍感好像又要浮出來了，但一想到肩負着中興家門的重任，我不禁又有些悲愁起來。我想也該去做件體面一點的醫師服，於是騎了那輛全部整修過的機車到一家西服社，我問了裡面正在裁衣的師傅：

「那裡有做醫師服的？」

他走出來，拿了一把彎尺遙指前方：

「前面第四個紅綠燈街角，有一家做理髮師服的，也許有在做。」

我點了點頭謝謝他，眼睛筆直地凝睇遠方

附記：本文紀念在十天內相繼離去的祖父母。本文完成於去年二月，故事是虛構的，請勿當真。